



主编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莫言 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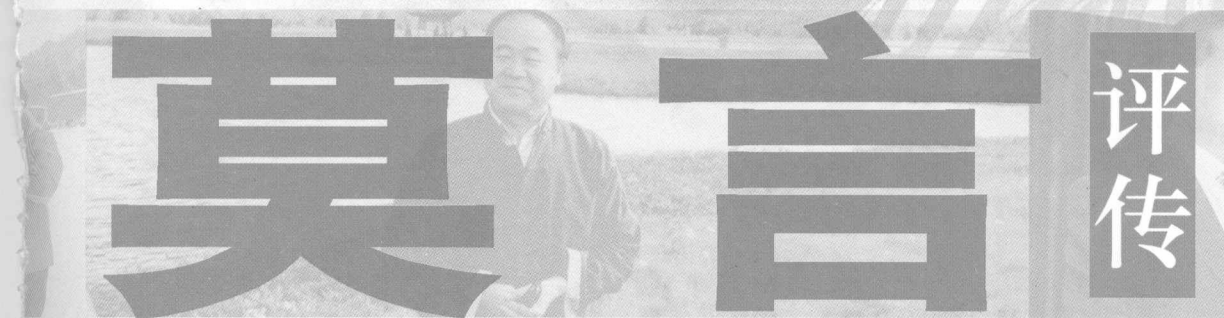
叶开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食草的家族 精神的囚徒 情爱的教育 古董级战主
野性的风景 内心的秘密 强盗的颂歌
人格的蠹虫 叙事的浅滩 小说的敌人



主编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



莫言

评传

叶开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评传/叶开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4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谢有顺主编)
ISBN 978-7-80623-924-7

I. 莫… II. 叶… III. 莫言 - 评传 IV. K825.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747 号

莫言评传 /叶开 著

出版统筹 单占生 张 明
策划编辑 杨 莉
责任编辑 杨 莉
装帧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1 000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24-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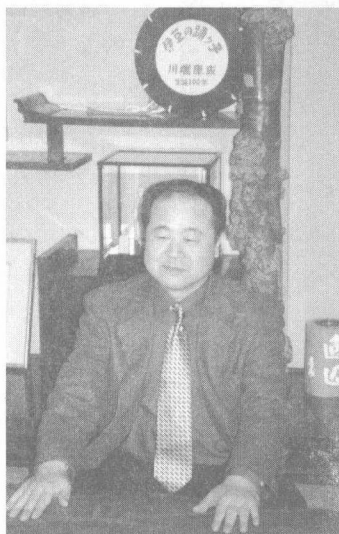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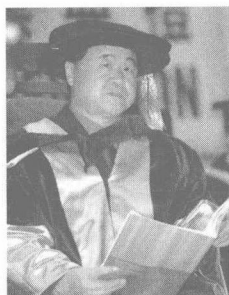
1986 年夏天的莫言



1987 年，莫言与母亲
一起为《红高粱》剧组
做饭



上 1987 年,在德国柏林演讲
 中左 1999 年,在日本伊豆半岛
 中右 2002 年,参拜蒲松龄故居
 下 2003 年,在坝上



上左 2005 年,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上右 2005 年,在意大利荣获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下 2005 年春,在日本关西大学演讲

会 关西大学





2004 年,在北海道滑雪场

序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紧接着往下出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

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这套丛书中的传主,都生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他们的人生,可谓是共和国历史的生动见证,尤其是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那些在苦难、惊恐中所夹杂的激情和理想,恐怕是下一代人所难以想象,也无从经历的——这些人生感受的直接讲述,有时可能比穷尽心力的文学创作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那么,一段真实的人生呢?我是特别有兴趣去了解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对每个作家的出生地更是悠然向往,我相信,一种文学气质的养成和一个地方的地气是有关系的,一种写作和一种人生也必然息息相关。但据我所知,这四位传主,除了余秋雨写有“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正式写过自传性文字,而他们这几个人的人生,又恰恰都是有一点传奇的——莫言笔下的童年记忆,韩少功住在乡下的生活,张炜在松树林里的书院写作,包括余秋雨的风雨人生,都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传奇色彩,让人充满遐想。尽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可是,在今天这个虚

构和谎言遍地的时代,我们缺的,也许正是可靠的讲故事者;以自己的人生做底子的讲故事者,就更少了。为此,我平时是很愿意读一点别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的,这些文字,或许有美化传主自己的嫌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的话说,“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只要我们能从那些自叙性的文字中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碎片,从而观察到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特殊关系,这就够了。至于记忆是否有偏差,对事实的描述是否有选择性等,实在是不必认真追究的。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还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当我分享别人的人生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别有意味的细节,以及作者在回忆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就是想象力”——这话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人的回忆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象的文本,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假如你渴望在这些回忆中核对历史的真实,你也许会失望,但当你试着进入作者的这些想象时,你也许就会有阅读的快乐。克尔恺郭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自传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胡适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正是希望能以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他劝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也劝过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高梦旦等人,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未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自己还曾示范性地作了一篇《四十自述》,并在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过时的。只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困境和胡适时代是一样的,那就是作家都不太愿意写自传,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

那就换一种方式,改用评传吧——评传也记述作家的生平,只是换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带上了第三者的评价,这就不局限于写作家的人生了,而是把作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谈,从而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意味。

我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传写作,当做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唐弢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确实,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正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显然比单纯的传记更具说服力。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做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的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

“传”与“评”相互对照,相互解释,从而达成和一种文学、一种人格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我当初策划这套丛书的核心意图。我记得自己在和各位作者沟通、以确立此套评传的写作原则的时候,专门引用了鲁迅在《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里的一句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作为有趣。”鲁迅当时说这话,痛指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所描写的情景,但借用来形容现在的传记作品都成了以描写和虚构为能事的叙事文学,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这套丛书所择定的传主也面临“被描写”的处境,我要求作者以“评”带“传”,凡涉及“传”的部分,写的只能是一些基本事实,拒绝任何的编造和文学加工。我想,这样的评传,读起来即便不是字字信史,但在观察、理解传主的作品和心灵上,却有着更值得信任的坦诚和客观。

从一种人生际遇里来体察一种文学的生成,这正是评传写作独有的优势。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

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
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
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
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
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
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
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
激。

同时也要感谢几位传主作家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
没有他们的配合、辛劳和督促,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可能至今还流
于空谈。

2008年3月12日,广州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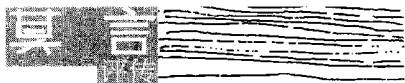
要给正当盛年的莫言写评传,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中,莫言的写作像推土机一样强劲有力,他翻耕过的田野,散发出高粱酒的香气、青草的香气和饽饽的香气。出生在平均海拔不超过二十米的胶河平原边上的莫言,举手投足的姿态如同凌泰山绝顶而一览众山小的伟人。他自己筚路蓝缕开创的高密东北乡王国,国土既微小如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又广阔无边如西伯利亚大平原。

莫言是一名天才而勤恳的建筑师,他在自己亲自设计蓝图并亲手建造的高密东北乡王国里,日夜不停、废寝忘食地大干特干,巧干苦干乃至蛮干狠干,从高楼大厦、辉煌华屋到泥棚茅舍、青砖瓦房,从天河寰宇到犄角旮旯,莫言胸怀世界,眼观脚底,事无巨细,一一过问,不管沃土巨野还是瘠泥碱地,都躬耕不止。

从娘胎里落到尘土上,嗷嗷成长,莫言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在土里生,在土里长,他对土地的爱恋和憎恨同样强烈。他对自己家乡充满了逃离的渴望,真正离开这片土地后,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割断对家乡的依恋。

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情感状态中,莫言被逃离和回归这两种力量所深切羁绊,他一度试图抹杀这种故土的羁绊,写那些跟自己生命毫无关系的东西。他按照文学写作教程的要求和范式去写,按照传统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模板去仿造,辛辛苦苦、日夜奔忙,编造了一个又



一个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在这种离开真实生活很遥远的地方,他的语言苍白无力,空泛呆板,好像一个笨拙的弓箭手,对着空中翩然飞过的大雁,垂涎欲滴,却因为无法瞄准而只能干跺脚,白瞪眼。在一次又一次高亢而空洞的表达之后,莫言试探着逆向摸索。他沿着自己出走的道路,一直向后,像他在长篇小说《檀香刑》里大言不惭地表白的那样,大踏步地后撤——而不是溃退——撤回到自己的家乡,直抵内心深处。他寻找到了汹涌澎湃的创作之泉。

情感深挚的土地,才能催生雨量丰沛的想象力。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勤奋地创作了二十七年。他迄今发表了八十多篇短篇小说、近三十部中篇小说、十部长篇小说、九部影视文学剧本,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外加其他零散的创作谈、随笔等文字,莫言的作品数量蔚为壮观。

在新时期以来的代表性作家里,莫言即便不是最有天才的作家,也是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最富写作韧性的作家。

1955年出生的莫言现在已届知天命之年。按照他现在的创作势头,勤奋专一,即使再创作二十六年、乃至三十六年,也毫无问题。那样的话,他的创作数量轻而易举地就会超过一千万字,成为一名拥有皇皇巨著的了不起的作家。

莫言的文学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他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拥有广泛的读者,还被广泛地翻译到国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具有世界性影响。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说:莫言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很久之前就对莫言的文学成就推崇备至。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里,莫言是真正触摸到土地灵魂的作家之一。

莫言的作品,像《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欢乐》、《红蝗》、《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在其诞生的不同阶段,都成为

那个文学时期的标志性创作事件。

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来的爆发力和持久力,都令人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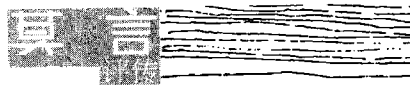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莫言的创作历程非常有趣。

在通过《春夜雨霏霏》、《丑兵》、《放鸭》、《白鸥前导在春船》、《因为孩子》等好几个短篇小说创作的训练之后,莫言在渤海湾畔摩拳擦掌,对那些跟他毫无关系的海岛充满向往。他偶尔会潜回老家,在胶东平原的边缘偷鸡摸狗地搞游击战、狙击战。就这样走来走去,没有根据地,盲目地流浪了好几年,莫言终于通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搞到了一小块偷鸡摸狗的山包,在那里号令高粱、青草、蚂蚱和蚂蚁。这位光杆司令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东游西逛十分好过。他还没有建立山寨,也没有抢到压寨夫人,甚至还没有弄到称手的兵器,就开始正儿八经、大言不惭地吃喝玩乐,吹饮嫖赌了。

莫言在《枯河》、《秋水》和《大风》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咬到了一根《透明的红萝卜》。这根比金子还贵重的红萝卜,让莫言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饥饿,什么叫做饱暖;什么叫做仇恨,什么叫做热爱,并因此享受到了暴得大名的美妙。他增强了信心,扩大了在高密东北乡占领的巴掌大根据地,学习着运用游击战术,时不时地搞些偷袭。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肥沃又贫瘠。胶河洪水泛滥,巨大的浪头万马奔腾,从莫言家的屋檐上方咆哮而过。洪水退尽后的土地,肥沃得嗷嗷乱叫。莫言随手扔下一块鹅卵石,地里也会长出一片红高粱。这块魔法土地偶尔出现一个《金发婴儿》,飘出一团《球状闪电》,甚至会发生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大《爆炸》。莫言吃着《五个饽饽》,穿着《草鞋窝



子》，骑着《三匹马》蹚过《流水》，佩着《老枪》，带上《石磨》，出大力流大汗地《筑路》。环境这么恶劣，情况这么复杂，莫言还是坚持开展群众工作。他播种和浇灌《红高粱》，酿造《高粱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高粱殡》。在时机成熟时，他正式成立了高密东北乡边区临时革命政府，麾下颇有几员能征善战的骁将：抗日司令余占鳌、妇女主任戴凤莲、儿童团长余豆官。

这是一片多么《欢乐》的土地啊！

高密东北乡边区临时政府成立期间，有《红蝗》光临，有《生蹼的祖先》拜访，还有《马驹横穿沼泽》，革命政府的最高领袖莫主席两步并作《十三步》，唱着《天堂蒜薹之歌》，醉醺醺地来到了《酒国》里。在伟大领袖莫主席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击溃反动派，赶跑乏走狗，卓有成效地扩大疆土，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大，连《丰乳肥臀》的《野骡子》，这个《司令的女人》也从白区来到了解放区，投靠了莫主席。

在马洛亚神父的教堂钟楼顶上，莫主席左边是《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右边是《冰雪美人》，踌躇满志地宣告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独裁王国的成立：

高密东北乡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绝望的马洛亚神父只好从塔楼上纵身跃下。

无论是《四十一炮》的轰炸、《檀香刑》的威胁，还是建国历程上难以言说的《生死疲劳》，都不能损害莫主席一分一毫。全国人民都以为他是在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他也总是这样允诺，这样许愿。

马背上得天下，一生戎马，这位伟大的领袖，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却在一群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下失去了理智，企图称孤道寡，南面称王。他的狼子野心在跟国际广播电台的进步国际友人、电视工作者石一龙访谈时暴露无遗：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

这个世界上有打工皇帝，也有写作皇帝。

莫言的皇帝梦，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来此起彼伏的农民军的终极理想：本想打家劫舍，谁知弄假成真！